

历史的长河中,山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地标,是山崩海裂风云激荡的浪尖,是蒙昧初开文化启蒙的先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并由此浩浩滥觞绵绵不绝,天地神人碰撞交融,文明互鉴美美与共……

关于山西的典籍,既散逸零落又汗牛充栋,既厚重雅俊又养在深闺。然而,潜伏在表里山河深处那条隐秘的“草蛇灰线”,四十亿年来的地质演进和五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在既往的研究者中,有一些局部的、某一领域、某一视角或某种表述的发现和昭示,但从未在世界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背景下,如此宏阔而浪漫。

这一切,因了著名文化旅游学者姜剑波先生和团队积淀三十余年、历时四年有余的呕心沥血巨制《大地上的山西》(2023年10月三晋出版社出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成为一件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文化盛事。

《大地上的山西》之驰鹜八荒,在于著者的初心:以一名独立学者的身份,开启新的发现之旅,以一名资深的文旅工作者,打通烂熟于心、无数次与同道交流阐发的林林总总,勾连起神思飞扬与人间烟火;《大地上的山西》之驰鹜八荒,在于著作的构架:天、地、神、人四大板块。这个大胆的晋问,是全书最华彩之处,也是步步为营、实地考证、双向奔赴的高妙绝笔。关于世界构成,东方圣贤老子的“天地人道”四大合一思想和西方学者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重整体理论不谋而合:

“天”即山川日月、风云雨雪等自然空间;

“地”即承载人类和万物生长的土地空间;

“人”即由人类生产、生活聚合而成的社会空间;

“神”或“道”即社会运转规律及由此产生的思想精神空间。

《大地上的山西》,恰是以清晰、立体、持续、完整的基因链构筑起的,中华文明赖以孕育、诞生、发展、延续的天——地——人——神四重整体空间。

《大地上的山西》之脚踏实地,在于著者围绕天、地、神、人对应的四个时代(冰川时代、洪水时代、长城时代、茶路时代)的划分和实证,以及28个星宿地标鞭辟入里的分析和互证勾连,以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世所公认的事实依据,尤其是著者本人风雨兼程的实地田野考察,从远古到当下,从文明探源到文化交融,从地理条件到人文脉络,从基因形成到分

·深度品读·

# 脚踏实地探源文明古中国 驰鹜八荒天地神人发晋问

读姜剑波《大地上的山西》

徐文胜

第六届山西文博会期间,我省首部典藏级人文地理著作《大地上的山西》在太原首发。这部89万字的巨著,由文化旅游学者姜剑波著,三晋出版社出版。书中收纳了大量拍摄山西的美景佳作和多幅珍贵手绘地图,梳理、论证和阐释了“认识中国,从山西开始”的文化脉络,对展示山西区域文化形象、促进山西文旅发展有着重要积极的意义。本报今日刊发书评人徐文胜为该书所作书评,把这部厚重的书籍推荐给大家。——编者

野留存,从平民集体无意识到先贤领风气之先……一律回到大地上的山西,以无可辩驳的数据实证得出,山西确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源地和滥觞地之一,可谓集大成之圣地、从容绵延的实践之地、滥觞推演的文化高地;《大地上的山西》之脚踏实地,在于放眼世界,尊重所有的文明形态,用各种文明的源流分野对比,人文地理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结论:文化自信有十足的理由,文化自信自有明晰的出路,文明冲突有历史的成因,文明互鉴有非常之必要;《大地上的山西》之脚踏实地,还在于著者以个人和家庭的基点样本,以徜徉回望大地上的山西之丰富想象和浓墨重彩的描摹,让人看到了宏大叙事和精微探究相融并生的可能,看到了从人出发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之高妙;《大地上



的山西》之脚踏实地,还在于著者沿着这些并不按地理单元和行政区划展布的隐伏脉络,按照天地神人板块的逻辑思维,次第点亮了28个极具里程碑性质的人文、地理“灯塔”,并原创67幅地图予以直观解析,太行八陉一脉贯通,应县木塔碑阴毕现,永乐宫壁画栩栩如生……

这部书,让山西人引以为豪又十分惭愧:或许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只知道些“祖先很阔”的概念或片段,而对自己足下的土地并无真切的了解,囿于阶段性发展困境而彷徨摇摆甚至期期艾艾;这部书,让中国人很提气也很羡慕: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浩浩汤汤,何其伟大,山西在中国多么了不起,他以自己的博大胸襟、克己奉公,

成为领时代风气之先、引世界潮流走向的隐士和贤明。

书中所列惊天之举,俯拾皆是:世界最古老的灵长类生物——世纪曙猿,世界最早用火的人种——西侯度人,中国最早的智人——丁村人,世界最早的农桑文明——夏县西阴村谷物化石(5万年前)及蚕茧标本(6000多年前),最早的中国——唐(陶氏遗址),最早的国家——夏,都在这里呱呱坠地……

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蜕变中,大地上的山西依然风头劲健,占据了诸多全国第一:山西的国保文物和旧石器文化遗址数量,全国第一;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量全国之冠,相当于中国北方其他省级行政区的总和;文书所载中国发现最早的毛笔字《侯马盟书》,可称中国书法鼻祖;中国第一座承载土地信仰的坛庙“社”在山西诞生;尧都区高达43.76米的大中楼是全国最高的鼓楼;中国仅存的隋代园林绛守居园池,在山西;孤城守社稷的太原,历来是极难攻克的城市;阳泉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新中国第一个互助组成立于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锡崖沟挂壁公路”是编入《中国路谱》的唯一乡村级公路;山西以四大梆子为代表的剧种数量全国第一,戏剧界最高奖“梅花奖”和“小梅花奖”获得者数量,双双位居全国榜首;“俭、让、谋、和、忧、恬、毅”是山西人性格标签的“七字真言”,沿袭至今。

这部书,也是一本让世界重新认识山西、认识中国的好书。在自由与统一、个性与共性的形成和走向中,山西在农耕文明初始就逐渐形成了“以稳为根、以人为本、以守为要、以和为旨”的价值观并深植于国人灵魂和基因,影响至今。

阅读这本巨著,是需要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睹为快、欲罢不能的喜悦、欢畅、痛快,和仰首问天、“不忍卒读”的惊叹、惭愧、感喟交织在一起,五味杂陈,心潮难平。720页三晋故事贯通演绎,89万字行云流水瑰丽神奇,150位国内外顶级摄影师(机构)的361张极致影像完美呈现蔚为大观。

有时候,突然有种“浅尝辄止、见好就收”的恐惧:眼前有景道不得,剑波大笔如椽头。天地造化竟成鬼斧神工,他讲了;神话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他讲了;自然禀赋催生社稷更迭,他讲了;地质史学加之躬身探寻,他讲了;山水画卷影响审美品鉴,他讲了;同一时段中西文明的发展比较差异形成,他讲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又有一种“深入虎穴、探究其

里”的冲动:此番绝景,才不过皇皇巨著沧海之一粟,才不过静海深流冰山之一角。浏览精美绝伦图片之巨量信息,翻阅独家妙心地图之人文山水,到底,这座文山有多高,这汪海域有多深?这番融合古今中外、兼顾田野调查的宏论,流向哪里,驶向何方?有一种切切的窥伺冲动。有言道“君子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不是还可以狗尾续貂,叹一声“看君一本书,枉度十余年”呢。这是因为,在仓皇的岁月里,你始终是和生活的鸡零狗碎在打交道,在文明的碎片和文化的流萤中,偶有所得。或者,在所谓大道至简、大道之行的执念中,自以为是地遵循着规律,踽踽独行,独善其身,偶有同道,不胜欣喜之至。但你要阅读这本大书《大地上的山西》,忽然有种运筹帷幄的自信,有种俯视平生的愧怍。原来,自己格何其低,局何其小。有幸的是,这本著作横空出世了。读之我幸,得之我幸。

这是一本饱含爱家乡山西、爱伟大祖国浓郁之情的情怀之作,奇美之作。而且这样的文风贯穿了著作全部。我诧异于姜剑波先生的至美文笔,把喷薄的激情、宏阔的视野、理性的思辨、扎实的调研、睿智的哲思、感性的采风,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在古拙朴茂和绚烂之极的表述中,不着痕迹、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发现“草蛇灰线”的晋问同时,又隐伏了一条更高维度的“草蛇灰线”,神龙不见首尾。恰如姜剑波先生仙风道骨的一绺长须,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浩浩长空,绝尘而去,留给人无尽的回味和遐思。

探源中华文明,洞悉天地神人。着眼中西互鉴,打通地理人文。《大地上的山西》,一扇窗口一线天,一本在手握乾坤。这是我发自肺腑的真心评介。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在封底设有“元宇宙中的山西”窗口,突破了纸面阅读,而给读者(受众或用户)更立体、更多维、更感性的沉浸式体验。最后,以一首我阅读中信手拈来的即兴打油诗,再度表达对姜先生的敬意:

汤汤晋问识中国

处晋未识晋,枉逾五十春。  
天神幸此地,最适人生存。  
漫漶又裂变,浩浩山河吞。  
人地英杰灵,巍巍先祖群。  
贤能筑地标,子民绘经纶。  
泱泱华夏史,发轫源厚醇。  
二十八星宿,熠熠照乾坤。  
万壑皆归流,熔铸中华魂。

## 连载

建于4300年前的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屹立如初,为什么晚2000年的秦汉宫阙却归于黄土?而在大汉所开创的古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建造于同一时期的古罗马遗迹万神庙和斗兽场依然保留了当年风貌?当时并称为世的两大文明载体,西方的依然屹立于大地之上,而东方的早已湮灭在黄土之下,这里面有什么玄妙呢?

其实,导致汉长安和古罗马不同命运的原因只是造城的材质不同而已:汉长安的万间宫阙都是黄土筑就,而古罗马的城堡则由花岗岩和火山灰制成的混凝土建造——黄土怎么能够经得住千百年的风吹雨打?而花岗岩几乎是地球上最耐风化的石头。而今,“东长安,西罗马”的璀璨文明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烟里,汉家天下75平方千米的宏

伟大城成为斜阳下远处几株稀疏老树和眼前几堵残垣断壁的废墟,以及脚下几处风毛麟角的街衢地面。然而当我拨开覆盖在土城墙上的蒿草酸枝,当年版筑留下的密集夯坑清晰可见,如同龙鳞残甲,昭示着一个强大的文明捻土成城的伟大奇迹。

在秦晋高原之上,造物主用黄土创造了崇山峻岭和千里沃野,一个诞生于其上的强大民族还用自己的智慧魔术般地变幻出了黄土筑就的巍峨宫阙和伟大都城。汉长安城的城墙、宫殿、民居都是就地取材,用黄土筑就。黄土,黏性不强,最怕阴雨洪水,以至于亘古至今把一条大河染黄,把一个民族的肤色染黄,人们是怎样用它筑城造屋的呢?我老家在晋南的洪洞县,行政区划虽然属于山西,风土民俗上却属于关中文化圈。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小时候常见村里的乡亲们用黄土筑墙,用的就是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版筑工艺:首先把墙基格局挖出来,铺上砖石瓦砾,为的是防止地基下沉和被积水泡塌,然后用两排椽子并排做成模范,有时是椽子夹着木板,把黄土填充在模范之

间,要略高出椽范。接下来要用到的工具,是把一根粗大的木柱镶嵌在一块平底方形或者圆形的巨石里,木柱上端穿洞,插入木杆作为扶手,柱身箍有两排铁环,用来穿绳,这个东西就是“夯”,依靠黄土的重力夯夯实椽范间的黄土。小的夯可以由一个人来操作,垂直提起来砸下去,一般用于拓土坯,筑墙用的夯都相当巨大,要两个人面对面握着扶手保持垂直和引导方向,两边有两个或者四个甚至更多的人拉着穿在铁环里的粗绳,喊着号子把夯拉起和砸下,握扶手的人负责指挥,高亢地喊一声:“嘿——呀!”两边拉绳的人回应一声:“嗨——呀!”木夯随声起落,夯石砸在温柔绵软的黄土上,发出瓷实稳妥的一声:“砸——”然后领夯人就地取材唱起大家都觉得有意思的“打夯歌”,大家一起和

“哎嗨哟”,常常是看到什么唱什么,目的是诙谐幽默活跃气氛,比如说:

大伙儿使点劲哟,——哎嗨哟!

一会有肉吃哟,——哎嗨哟!

主家打了酒啊,——哎嗨哟!

叫你喝个够哇,——哎嗨哟!

围观的人们就“哈哈哈哈哈”笑得前仰后合,主家赶紧去割肉打酒了。

那样的节奏和劳动场面,既有音乐般的享受,又有战斗般的血脉偾张。我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常常沉醉地站在一边看叔叔伯伯们打夯,陶醉地跟着他们喊号子,莫名其妙眼里就会流下泪来,仿佛那不是一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是一种亘古流传下来的敬神仪式。

随笔